

補宋書刑法志
爽讀律心法得
鳩要錄



補宋書刑法志

郝懿行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補宋書刑法志（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補宋書刑法志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粵
雅堂叢書史學叢書皆
收有此書史學本校勘
精審故據以排印

補宋書刑法志

清 棲霞郝懿行撰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詔大赦天下其有犯鄉論清議賊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準

武帝本紀下

丁丑詔曰古之王者巡狩省方躬覽民物搜揚幽隱拯災卹患用能風澤遐被遠至邇安朕以寡聞道謝前哲因受終之期託兆庶之上鑒寐屬慮思求民瘼才弱事艱若無津濟夕惕永念心馳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賢舉善問所疾苦其有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治未允民聽者皆當具以事聞萬事之宜無失厥中暢朝廷乃審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

武帝本紀下

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諸徙家竝聽還本邑

武帝本紀下

壬子詔曰往者軍國務殷事有權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時今王道維新政和法簡可一除之還遵舊條反叛淫盜三犯補治士本謂一事三犯終無悛革主者頃多并數衆事合而爲三甚違立制之旨普更申明

武帝本紀下

八月辛酉開亡叛赦限內首出錫租布二年先有資狀黃籍猶存者聽復本注

武帝本紀下

訟。武帝本紀下。

二年春正月辛酉，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夏四月戊申，車駕於華林園聽訟。六月壬寅，詔曰：「杖罰雖有舊科，然職務殷碎，推坐相尋，若皆有其實，則體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設罰之意，可籌量，爲中否之格。」車駕又於華林園聽訟。甲辰，制諸署敕吏四品以下，又府署所得輒罰者聽。統府寺行四十杖。秋七月己巳地震。八月壬辰，車駕又於華林園聽訟。武帝本紀下。

冬十月丁酉，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宏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癸卯，車駕於延賢堂聽訟。武帝本紀下。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罰無輕重，悉皆原降。武帝本紀下。

景平元年秋七月丁丑，以旱，詔赦五歲以下罪人。少帝本紀。

元嘉三年閏正月丙戌，皇子劭生。二月乙卯，繫囚見徒，一皆原赦。文帝本紀。

二十四年正月甲戌，大赦天下，繫囚降宥。文帝本紀。

三十年夏四月己巳，卽皇帝位，大赦天下，長徙之身，優量降宥。孝武帝本紀。

孝建二年秋九月庚戌，詔在朕受命之前，凡以辜徙放，悉聽還本，犯釐之門，尙有存者，子弟可隨才署吏。孝武帝本紀。

大明三年秋七月辛未。大赦天下。尙方長徒。奚官奴婢老疾者。悉原放。

孝武帝本紀

八月甲子詔曰。昔姬道方疑。刑法斯厝。漢德初明。犴圜用簡。良由上一其道。下淳其性。今民澆俗薄。誠淺偽深。重以寡德。弗能心化。故知方者尠。趣辟實繁。向因巡覽。見二尙方徒隸。嬰金屨校。既有矜復。加國慶民和。獨隔凱澤。益以慙焉。可詳所原宥。九月己巳詔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難。巧法深文。在季彌甚。故沿情察訟。魯師致捷。市獄勿擾。漢史飛聲。廷尉遠邇疑讞。平決攸歸。而一蹈幽圜。動逾時歲。民嬰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辭具。竝卽以聞。朕當悉詳斷。庶無留獄。若繁文滯劾。證逮遐廣。必須親察。以盡情狀。自後依舊聽訟。冬十二月戊午。上於華林園聽訟。

孝武帝本紀

四年夏五月庚辰。於華林園聽訟。冬十二月己未。上於華林園聽訟。辛巳。車駕幸廷尉寺。凡囚繫咸悉原遣。

孝武帝本紀

七年夏四月甲子。詔曰。自非臨軍戰陳。一不得專殺。其臯甚重辟者。皆如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臯論。八月丁巳詔曰。昔匹婦含怨。山焦北鄙。孀妻哀慟。臺傾東國。良以誠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所震。雖厚必崩。朕臨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爛然成章。各如其節。遂令炎精損河。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實朕由。太官供膳。宜從貶撤。近道刑獄。當親料省。其王畿內及神州所統。可遣尙書與所在共訊讞。內諸州委之刺史。并訊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謫賢黜。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尤弊之家。開倉賑給。

孝武帝本紀

冬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乙酉。上於行所。訊溧陽。永世。丹陽。縣囚乙。未原放行獄。徙繫卓諸郡大獄。十二月丙午。行幸歷陽。甲寅。大赦天下。南豫州別署敕繫長徒。一切原散。其兵期考襲。謫戍悉停。

孝武帝本紀。

泰始二年春三月癸丑。原赦揚。南徐。二州囚繫。凡逋亡一無所計。明帝本紀。

四年秋九月戊辰。詔曰。夫憲有大小。憲隨寬猛。故五刑殊用。三典異施。而降辟次網。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品滋遠。朕務存欽卹。每有矜貸。尋劾制科罪輕重。同之大辟。卽事原情。未爲詳衷。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凡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刑。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爲優。全命長戶。施同造物。庶簡惠之化。有孚羣萌。好生之德。無漏幽品。庚午。曲赦揚。南徐。兗。豫。四州。明帝本紀。

五年春三月丙寅。車駕幸中堂聽訟。明帝本紀。

六年春二月癸丑。皇太子納妃。甲寅。大赦天下。巧注從軍。不在赦例。夏四月辛丑。減天下死罪一等。凡敕繫悉遣之。冬十月己酉。車駕幸東堂聽訟。明帝本紀。

元徽元年秋八月。京師旱。甲寅。詔曰。比亢序愆度。留熏燿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宏政道。囹圄尙繁。枉滯猶積。夕厲晨矜。每惻於懷。尙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困弊昭蘇。知下州郡。咸令無壅。後廢帝本紀。

昇明元年改元大赦天下。

順帝本紀

二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謝氏。

時帝年十二

減死辜一等五歲刑以下悉原。

順帝本紀

弘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閫闥。致滋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明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噉。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候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聞。華司循舊。國典旣頽。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準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

王弘傳

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坐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四。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四。死四十四。降以補兵。旣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士人犯盜賊。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賊汙淫盜之目。清議

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誠。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旣難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旣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尙書王淮之議。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實使卽刑當罪耳。夫束修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還之士。事接羣細。旣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卽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頗多使役。東西分散。往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德邪。乘理則君子遠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未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於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

聞察則意有未囚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乏資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預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臯有奴臯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緇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爲恩之所當愆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愜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羅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有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八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料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獨士人不傳符耳令吏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緇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垢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

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閭巷關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微預其罰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譴耳非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儉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己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儉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竝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譴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其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

王弘傳

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癘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瘞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議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尙宏物之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辜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徐美之傳

時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闕不反兵蓋以莫大之冤埋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準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毫豈得以荒毫

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其天同域。無虧孝道。宗室傳

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爲逆亂。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姦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卽用富陽令顧粲爲令。加輔國將軍。遣僞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永興。永興民瀾恭。期初與賊同。後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爲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尋復爲賊所得。使還行縣事。賊遂磐據。更相樹立。遙以鄧令司馬文寅爲征西大將軍。孫道仲爲征西長史。孫道覆爲左司馬。與公喜。法殺等。建旗鳴鼓。直攻山陰。褚叔度傳

方明爲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竝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遂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謝方明傳

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卽時宣下。緩民

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卽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期從埋。東土至今稱詠之。謝方明傳

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免棄市。孔季恭傳

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聖達營民於亂。紂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爲單身逃役。使爲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慎。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

冒以陳聞。由此此制得停。羊玄保傳。

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嶺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恆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疆盜律論。賊一文以上皆棄市。希子元保兄。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燠爐。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鱸鰲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實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羊元保傳。

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離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答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錙挺錡。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嵇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

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傳隆

桓玄議復骨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實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十行於叔世，必省誦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出於此。劉向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愼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於前，則驚心駭觸。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孔琳之傳

鄺上議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封作郭，稽作穩，此誤。引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淇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時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

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二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鑑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蔡邕傳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蔡邕傳

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尙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譴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卽應聞啓。苞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敕以當訊。權繫尙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卽若繫尙方。於事爲苦。又司徒前勅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主簿邱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啓。事悉見從。蔡興宗傳

元嘉三年秋旱蝗。泰上表曰。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尙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